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

明 胡應麟 撰

三墳補逸下

穆天子傳紀年璣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
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璣語而穆天
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郡人發魏
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東晉校定以今文寫

之即諸書竝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璣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迕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

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璅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譌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為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束皙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竝無所謂周書者蓋此書即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

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晉傳》、《璵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敘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晉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而不

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

漢藝文志史記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此篇

與卷全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

衛恒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為證尚微以句讀為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為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哲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遺時訓明堂等

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

亡益以縱橫

大武武稱之屬誇誕世俘王會之屬

而成此書漢藝文

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

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

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

係汲冢固失考李燾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

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於漢世

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

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厚伯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刪去原文始有此言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竝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目共七十篇宋人謂

欽其一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為漢世所存無疑矣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錄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

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篡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為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為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誥誓相侔間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為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

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
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竒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
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
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
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

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皆在
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註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
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訛註者亦失考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蓋以孟氏所取武成不過
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為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
余即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
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懟國九十有九則滅國

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曰盡滅固庶
幾近之矣所謂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
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
王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
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戰國張
大之辭不必辯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
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註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尚書者
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蓋寥寥
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
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
方叙規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竒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鰲封鰲封
者若彘前後有首孔氏無註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

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
然不言名鰲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
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蓋即此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
穆王廿一年薨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
作記章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殷者

太史公書
名先見於

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乘間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為亂國之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即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慎靚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眾救皮氏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

氏或即古皮氏國名國亡而以為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於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立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困學紀聞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

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

獨鹿即涿鹿也

楊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為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祈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

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始周子矣

洪景盧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嶮以肅真為稷真獫狁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妹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

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為王會篇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

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末年謂成王時尚近
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絕類成宣間非戰
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
厥躬作為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
戒百官於朝書詞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
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為王之患其
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

為事不懃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於足
靡措正指榮夷公革至曠禍翫災未知王之所定等
語隱然若預知流彘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
用榮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
知所謂矣

玉珮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書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天為此說以
神之其文雜以俳誕金氏以為淺塾不馴然詞氣類

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
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夤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
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績
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諷平公反
侵地而師曠以策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註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
祭放後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
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自即天位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
夷羊怪物也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羴羊商
羊之類史記訛為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
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疎略
甚矣陳晦伯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闕用修然
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全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
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

以上
周書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

游第六卷獨敘王葵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制不類為疑及讀東晉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為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覩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郵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善喜聞

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玄圃皆以極其游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求仙藥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為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經怪誕之

文百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於篇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全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胷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為全而弗以為異試尋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

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
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竝
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
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
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
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
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
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

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嘲倘
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閭風之頂
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列子周穆一段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莊言西王母

坐乎少廣此後世
長生之說所本與

士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
羊糝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
女於天子列為嬖人辛巳入於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
子於洋水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

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於鷄韓氏鷄韓之人無
鳧乃獻良馬牛羊糶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罍貝帶
無鳧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好獻錦綺
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序西
王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為異域君長也
離騷南華竝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
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冰夷博物志又以人
首魚身擬之遂益誕謾無稽據竹書河伯自為諸侯

而馮夷為諸侯姓名余別有辯而傳載河宗伯天尤
詳蓋穆王登春山觀崑崙玄圃皆伯天為之前導又
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畏
避不暇而能與之全載極西土而後返耶傳稱伯天
為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為諸侯以職河任者於
離騷南華之河伯迴不侔也

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
馮當如字山海經作冰

夷蓋誤以馮
作憑音也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鶴雞飛八百里野

馬走五百里叩叩距虛走百里

餘狻狷麋鹿等缺文不載

傳載天

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迥不相倫
即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絕
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執虎豹景純但注云筋力猛壯余考
周書王會渠搜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孔晁注渠搜西戎別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於伯天
之邦蓋即此犬也

黑水之阿爰有莖麥爰有答董西膜之所謂木禾嘉穀
 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珠
 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苴蒹葭右傳所紀草木或
 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

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

仙樹見酉陽雜俎

天子之瑤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
 醜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瑕瑤琅玕玲瓏无瓚玕琪
 徽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瓌異然亦非所

謂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
蠲齋牲牲以禋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
以釣於流水珠澤之數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珠澤
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竝無所謂
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
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崑崙
遂為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屬

耳何說異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埜是惟天下之高
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
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
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
青鷗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
乃為銘迹於縣圃以詔來世按春山之名後世不甚
傳而縣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為數倍崑崙據此先

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長楊所記
鳥獸雖衆皆人世所嘗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
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

春山山海
經作鍾山

見景
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陽紆
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丘皆竝河以行而河
宗伯夭為之前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
也又自春山以西至赤鳥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

之邦雖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
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楚飛鳥解
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
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游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
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筮
止藪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并公
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
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
若斯者也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
書蒞丘暴書羽林雅事脩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
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於秦皇漢武而盧敖尚平
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賓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
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

曰騶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為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况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全字異者驂騮作黼騮赤驥作赤麓白義作白儀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

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騶而左騶
耳右驂赤龍而左白儀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箇箇為
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
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
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為天
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千

里也

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
乃詩人信筆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

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

與鳥通

鵲與處嘉命不遷我

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歔歔吹

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

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

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

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鳥鵲

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

鼓簧下三句全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穩括故不甚類

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已至於羣玉之山山阿平無險四轍
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為藏書之府
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
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豈即此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
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已升於羣玉之山

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為鼓見左氏傳則玉亦可
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珮玉一隻柏大稽首再拜
送天子至於荊人第他書少用此字

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文
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柏之子也從王
東征於澤中得寒疾死乃殯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為
喪宗叔姓為喪主大陳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
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為之極哀盡慕亦

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載西涼呂纂寵姬死甚至為行斬衰之服其既殯猶出諸棺與全寢且合焉宇宙之異顧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茲篇獨寡脫簡而文極贍縟有法可觀三代前敘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為小說濫觴矣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鳥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鵞人令紀年無此語且與竹書文體大不同又王長公謂景純注弇山為弇茲

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年云王北征流沙積羽千里按此語乃沈約引他書為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見之益知此注之偽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偽而孔晁注周書

尤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偽也

景純本傳有穆天子注蓋元注已亡後人補之

不然胡視山海經霄壤也

黃伯思跋汲冢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

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
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
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
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
諡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
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
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
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

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以上俱黃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說同然紀年即今冠以竹書者而黃以師春當之亦大鹵莽也陳氏說并錄下方

端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
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
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
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
雜錄諡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
當時本書也

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周書有太子晉解紀年終慎

靚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餘

可概已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

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

襄王即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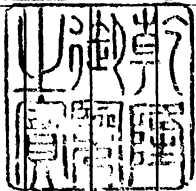
車古噐一二他服玩琛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

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

豈不與孔壁全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

未易者廼世率置之弗道故余為一言於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
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
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
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
視未燒詩書伯厚謂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至
此余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二冢以求遺經而
改葬之俾先王典籍日揭於煨燼之後奚而弗可當

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為言亦可見先秦之世有以
書為殉者至晉而襄冢竹書竟出惜不能用云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

十九至
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璲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騰錄監生臣何青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二酉綴遺上

明 胡應麟 撰

世率以二酉為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
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
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
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留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

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
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
不言小酉荊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
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
楚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傳之且地與
武陵接壤故又傳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
家者流創撰其名而傳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錄
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偽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

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
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
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閩風
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
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
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
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

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考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文非貝葉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為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暎子序謂語怪說賓猶甘暎說口與雜俎義正全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

謂亦以為天咫貝編矣

雜俎篇末肉攪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攪者臊草居者羶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鄂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

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
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
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
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
道談助云靈竒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
生木三寸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
我為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
為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

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
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
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
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
曰諾臯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
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
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郭字句多脫落者因考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六卷然亦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舉之義最為明了惟支諾舉不知何義考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舉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舉者續考陶九成說郭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諾舉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

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臯記之外更出此條
猶今類書者多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借
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臯耳支動支植者雜俎
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為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
臯之義益明矣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
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
支甲支癸者即支諾臯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

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
諾臯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子由病臥
績溪云蒲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
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
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
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
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

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渌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竝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虛已確據為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畧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

而下題段成式撰遍考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
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
俎目中所列審矣考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
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
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黑水之南流沙
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
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

謠者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縱以自娛九辯
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啟棘嬪商九辯九歌註棘當
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
但謂啟夢嬪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為上三嬪
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
誕如此豈足辯哉

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為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闕後

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因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

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
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
亥嬪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
上甲徵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
上世之王子有嬪於他國者為其君所殺商侯因徵
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
可發一大噓也

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
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

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
帝之女似為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為舜
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為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
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
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
曼衍為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
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癸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

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為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為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為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為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

義則常儀占月之為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詖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為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兇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蠢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

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曰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桔之疏屬
之山桎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
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
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
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
但言帝桔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
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

郡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
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
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
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
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
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

乎即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仇耶願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

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
政尸而哭絕行脈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
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
喜錄之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
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
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
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采集衆小說為

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
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
說陶氏說郭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
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
儒卽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舛世代魯魚初
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甚廣記稍前刻於
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讐校又藏書家有宋

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闕啞鄙類二
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涪等五事
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遍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
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
懸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

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
談已考補餘日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
說中而其書今
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

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躄勇聞之慙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派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慙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無賴類有宋之慙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

有之蓋宋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為此事也古
今文人以力聞者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藝苑卮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為友遂同
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葬於羅浮山
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
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
此知宇宙之大亾所不有也又吳陸東美夫婦合葬
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為一有雙鴻常宿其上

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

陸夫婦跣步不相離人謂之比肩人孫權

因封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碓甬壁上書得四十字詩
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
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督
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
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
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

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將軍常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

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庖言載前代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庖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劍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

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
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
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
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
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
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樂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
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

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泠泠滴王撫髀驩曰壯
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
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
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
道子舞劍擲劍空中數十丈以室承之萬眾辟易然
旻為將又開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

此時高暉李日
月達溪少俊並

稱萬人敵此一振者惟
僕固懷恩差不負耳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

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胃曹廣問其何官廣具荅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譽為妻譽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譽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譽之貌酷相類吾譽卒汾陽傷之吾因偽丈夫衣冠投名為譽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吾代譽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

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朶
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
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媪四
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
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皆古今
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職
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
王至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

類尤為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洗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稱將
軍徵側徵貳反交趾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白
項鴉偽男子有軍功者晉木蘭唐張營妻醜而力而
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力而節者苻登后毛氏右諸
人漫憶其赫奕餘未易更僕陳然總之未必皆勇力
即勇力未必絕人也惟劇談錄一婦人異甚而太平
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錄之即此知唐人小說中奇事

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刊落大槩遺亡耳神策將
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賈文牒往州郡暮投旅
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
凌侮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
即相為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
季弘取騾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
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自是大家
憎嫌過甚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

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招一畫

每招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

不能寐翌日亟行

枝山前所謂惡新婦即此其載王昌女盪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

書鄭太傅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

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唬其頭中

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

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楊大眼少
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
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以繩
長三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冲曰千
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
旗鼓相望瞋眸奮飛足使君亡蒐喪膽何必車輪世
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考之當是
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
墓前蜀王遣取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

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

廣記又一說稱五人
同以拽牛壓死互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
杯上怪近日西賓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
當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
獨李右座贊成上意具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

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
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
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
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
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推經半
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
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
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

中使將返永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右事載酉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考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間竝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為吐蕃所招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訾累討不捷玄宗特勅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渡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因懼不欲前

仙芝留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濶盡一夫力脩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竝無屠城及冰雪等事蓋以傳有術士

韓履冰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為虜中術士言天
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山海經
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
談無從考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
以成武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為冰柱高五丈四圍
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
頗賴以全此事考誤已辯之并附錄為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常得二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核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

明 胡應麟 撰

二酉綴遺中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夷堅即
列耳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為近紀事為遠汲冢璣
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皙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
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

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

語怪者及南華沖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
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
國者凡瓌異之事彙為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
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瓌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
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為啟所誅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考惟太甲

殺伊尹與紀年合餘竝諸書所無蓋皆瓌語中事也
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
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竒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瓌語一則云齊
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
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
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
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

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
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
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
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
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
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為二者考冊府
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為一而所紀稍不同又子產浮
游事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

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
黜僂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
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僂之人
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
當時僂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楊用修又引瓌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
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

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
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為名字以投之至有
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為人欺也
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
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為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
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於賓客如夷
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

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
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
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
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
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
卷其誣誕瞭然洎好竒勦掇文士俳譎槩舉芟之或
不致後來之誚云

此書卷帙繁重尚未成編
其辯駁大都略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為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

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

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

氏諸編有述異記卷二甄異錄卷三廣異記卷一旌異記五

卷古異傳卷三近異錄卷二獨異志卷十纂異記卷一靈異記

卷十乘異記卷三祥異記卷一續異記卷一集異記卷三博異志

卷三括異志卷一紀異錄卷一祖異記卷一采異記卷一摭異記

卷一賢異錄卷一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槩

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

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在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虱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

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
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
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為
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
再考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
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
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

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謀可謂絕竒然他書謂之縊非
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
騎以歸問其衆云有首無首孰佳衆泣曰有首佳帥
云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
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謀之甦不足異矣然五行
記一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舁
其體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

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
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
凶具如其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
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
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
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
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

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寶所
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
甦穿上而出與秦謀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

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

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絕類
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
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
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
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

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塚塚中有好
婦人形體如生着白練衫丹綿襖襠傷左髀以襖襠
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
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
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
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
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

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為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篡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

氏說今刻此書於谷神子下註此三字蓋本晁氏說
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
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
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元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無
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廼知刻
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
者尚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
有詩人鄭還古嘗為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

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
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
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
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
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
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為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
肖不覺咨嘆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會以

為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為朝邑承掌奉使歸
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
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
女襍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
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
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
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壘諸人迸走散因忽不見劉

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尙如故劉訝
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及叙寒暄訖
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
訖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
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
郭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
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

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
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
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
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
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臂為兩懸堂之東壁其心
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
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

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遞鋪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傍蓋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割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傳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為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廬賓客復擬

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笑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已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存焉比返見妻髮際至曾有釁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掇酉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臯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夏日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

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
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令服禫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
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
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為妹
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
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為我家作新婦乎女笑
曰身既無托願執井竈王申即曰賃衣賞酒為兒婦
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而

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
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耳妻
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
應扣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
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
朝埜僉載一事正同推以為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
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

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
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
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
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豔冶絕世列坐月下崔生
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
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麤率厲聲曰此
處有地界無歎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偃耳唯伏其
前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

一餉間崔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梓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鈎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即

雜俎事夷堅掇之耳

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觀此二

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侏儒也

張睢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撫青襟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為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敵南侵有伺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

敵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比至中軍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迺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

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
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
雷萬春面止一癩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
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虻山海經載黃帝以夔
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為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
會然古鐘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
論衡又辯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嘗

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

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

井中遇人事甚夥獨此事於原說脗合總

之不若景陽宮井為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踰蹕之說訛為后夔好事者撰

為仲尼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

之皆夢中說夢也

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

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

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
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
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
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
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
詩正全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
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
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

博異作羅幃
空度九秋霜

當以雜
俎為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輩華遺意至軒
轅切韓彌明彰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
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井
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況
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
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
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

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

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竒俊得詩家三昧總之
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
此妄生分別相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妬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
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道
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
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夷堅志妬忌門一事絕竒
因錄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

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歛丁寧數四昭憂之尚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為然即異類且有之然

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為正獄致刑令之殘虐姬媵俾弗聊生者苟遑陽誅陰謫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妬生既甘心其妾垂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妬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妬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
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
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

是抄錄之誤今說郭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周某入兜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全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

語至唐人乃作意好竒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
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元怪錄元無
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
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
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種下惟
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成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
喜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